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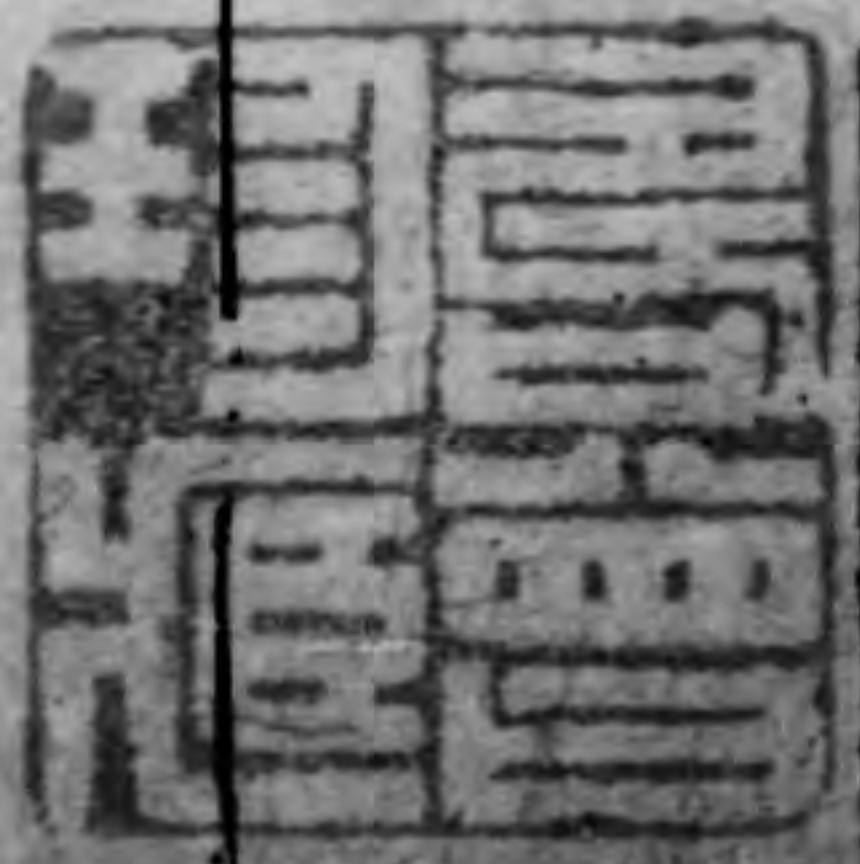




關尹子文始真經

宋抱一子陳顯微註

明無如子汪廷訥校



五鑑篇

鑑者心也

凡二十章

心蔽

一作弊下同

吉凶者靈鬼攝之心蔽男女者淫

鬼攝之心蔽幽憂者沉鬼攝之心蔽放逸

又作逐放

者狂鬼攝之心蔽盟詛者奇鬼攝之心蔽藥餌



者物鬼攝之如是之鬼或以陰為身或以幽為身或以風為身或以氣為身或以土偶為身或以彩畫為身或以老畜為身或以敗器為身彼以其精此以其精兩精相搏則神應之為鬼所攝者或解竒事或解異事或解瑞事其人傲然不曰鬼于躬惟曰道于躬久之或死木或死金或死繩或死井惟聖人能神神而不神于神役萬物而執其機可以會之可以散之可以禦之

日應萬物其心寂然

聖人能神神而不神于神衆人神于神而不能神神能神神則日應萬物其心寂然神于神則心蔽事物而為鬼所攝鬼亦神之純陰者也故亦無我而附物為身既認物為我身則精存於物物我相搏則神應之故為鬼所攝者或能瑞異或知吉凶其人傲然自謂得道不悟魔攝久致喪身五行賊之隨類死物



如釋教楞嚴所述二十五魔一同是說也在  
周末之時釋教未入中國已先述於是書矣  
較之釋經理詳而辭簡然則關尹子書豈一  
曲之士所能測識邪

無一心五識並馳心不可一無虛心五行皆具  
心不可虛無靜心萬化密移心不可靜借能一  
則二偶之借能虛則實滿之借能靜則動搖之  
惟聖人能歛萬有於一息無有一物可役吾之

明徹散一息於萬有無有一物可間吾之云為  
聖人之心能歛能散歛則會萬有於一息散  
則敷一息於萬有初不待一之虛之靜之也  
苟用工於一則不一矣用工於虛則不虛矣  
用工於靜則不靜矣惟其不用工於一不用  
工於虛不用工於靜則此心未嘗二未嘗實  
未嘗動也雖曰歛散何嘗歛散哉如是則日  
應萬變吾心寂然無一物可役吾之明徹無



文如真經  
一物可問吾之云為聖人以五鑑明心信乎其為鑑矣

火千年俄可滅識千年俄可去

火本無我自清濁兆分而來天下未嘗有自生之火也必假人力鑽燧擊石而後生列子曰人生火是也夫火本無體雖燎爇千年而俄頃可滅惟識亦然自胞胎賦形而來此心未嘗先具此識也蓋因根塵取受狃習而後

生關尹子曰物交心生識是也夫識本無方雖記認千年而俄頃可去然則滅火易不然難去識易不續難傳曰得道易守道難信哉流者舟也所以流之者是水非舟運者車也所以運之者是牛非車思者心也所以思之者是意非心不知所以然而然惟不知所以然而然故其來無從其往無在其來無從其往無在故能與天地本原不古不今



心火也。意土也。思亦土也。故所以思之者是  
意。非心也。猶舟流因水。車運因牛。而心思因  
意也。昔人謂車不行打車。即是打牛。即是今  
夫心役於思。去心即是去意。即是三教聖人  
皆主張無意。而不主張無心者。旨必有在也。  
學者當思念之時。推求意之所生。則不知其  
所以然而然。故其來無從。其往無在。如是則  
意未嘗有意。意未嘗有意。則思未嘗有思念。  
未嘗有念。而無思之。思無念之。念與天地之  
本原不古不今。而長存矣。視夫絕思斷念。心  
如土木者。異矣。

知心無物。則知物無物。知物無物。則知道無物。  
知道無物。故不尊卓絕之行。不驚微妙之言。

昔人有言曰。若云它是聖。自己却成狂。苟遇  
卓絕之行。而尊之。聞微妙之言。而駭之。則循  
迹而不見道矣。蓋道無古今。無聖狂。無言行。



前無先達後無作者知乎此則何者為物何者為心哉

物我交心生兩木摩火生不可謂之在我不可謂之在彼不可謂之非我不可謂之非彼執而彼我之則愚

心火也二也故物我交而後心生兩木摩而後火生彼有執以為心在我或在彼又執以為火在此或在彼者不然則或以為非我非彼者皆愚人也烏足以識心哉

無恃爾所謂利害是非爾所謂利害是非者果得利害是非之乎聖人方且不識不知而况於爾

利害心愈明則親不睦是非心愈明則事不成聖人方且不識不知而况爾所謂利害是非者果得而利害是非之乎

夜之所夢或長於夜心無時生於齊者心之所



見皆齊國也。既而之宋之魏之晉之梁心之所存各異心無方。

邯鄲之夢終身榮辱不知。歷幾寒暑矣。既覺則黃梁未熟。特片時爾。心豈有定時耶。楚人之子生長楚國。引而置之莊岳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不可得矣。心豈有定方耶。世有執時執方以求心者。安足以識心哉。善弓者師弓。不師羿。善舟者師舟。不師奭。善心者師心。不師聖。

者師心不師聖

輪扁斲輪之妙。父不可傳於子。得之心應之手。豈可以師傳哉。然則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果盡乎。曰。使盡羿之道。則不思天下惟羿為愈已也。然學聖人者。自以為盡聖人之道者。如鼠飲河。足厭其量。爾今善弓者師弓。善舟者師舟。以喻善心者師心。可謂善喻矣。弓則有矢的。步力之可師。舟則有帆拖風水。



之可法至於心明則覺昏則昧而已孰從而  
師之哉雖然學者於動靜語默之間向明覺  
昏昧處通得一線則心之法有餘師矣  
是非好醜成敗盈虛造物者運矣皆因私識執  
之而有於是無遣之猶存以非有非無遣之  
猶存無曰莫莫爾無曰渾渾爾猶存譬猶昔游  
再到記憶宛然此不可忘不可遣善去識者變  
識為智變識為智之說汝知之乎曰想如思鬼

心慄思盜心怖曰識如認黍為稷認玉為石皆  
浮游罔象無所底止譬觀竒物生竒物想生竒  
物識此想此識根不在我譬如今日今日而已  
至於來日想識殊未可卜及至來日紛紛想識  
皆緣有生曰想曰識譬犀望月月形入角特因  
識生始有月形而彼真月初不在角胷中之天  
地萬物亦然知此說者外不見物內不見情  
天地萬物古今萬事在人胷中如月形生於



犀牛之角彼犀不望月而想則角無由而生  
月矣月形既存於角中則盡犀之形不可去  
也以喻人之胃中萬物萬事忘不得遣不得  
如昔日曾游之景再游則記憶宛然皆識使  
然也且如今日見某事某物至於來日所見  
殊未可卜及乎來日紛紛想識皆緣有生若  
夫來日未至事物未有之時此想此識振安  
在哉然則今日想識皆妄想妄識明矣譬如

無鬼思鬼無盜思盜本妄想也而能生慄生  
怖之妄情認黍為稷認玉為石本妄認也而  
能生真稷真石之妄識然則觀竒物見竒事  
何異夫妄情妄識耶執而有之印於心府可  
謂不智矣知乎此則知變識為智之說矣變  
識為智則外不見物內不見情  
物生於土終變於土事生於意終變於意知夫  
惟意則俄是之俄非之俄善之俄惡之意有變



心無變意有覺心無覺惟一我心則意者塵往  
來爾事者歛起滅爾吾心有大常者存

識生於意意生於心善去識者去其識之所  
生之母而已矣譬如物生於土則終變於土  
識生於意終變於意事之是非善惡雖以識  
分辨之而莫不皆隨意變也意在是非則識  
隨而在是非意在善惡則識隨而在善惡是  
則于隨母轉也然意雖有變心未嘗變意雖

有覺心未嘗覺知心無變無覺則意如塵之  
往來事如歛之起滅皆不足以動吾心君而  
我心惟一盖有大常者存焉爾

情生於心心生於性情波也心流也性水也來  
于我者如石火頃以性受之則心不生物浮浮  
然

後世言性者皆曰性生於心以心為母性為  
子謂如五常之性根于一心皆未達夫真性



之所以為性三教聖人發明性真如出一口而賢人膠之為其所以未入聖域歟孔子言窮理而後盡性理者心也與孟子言盡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意同釋氏言明心然後見性故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與今言心生於性皆以性為母心為子也而尚恐學者未明又以水喻之曰性水也心流也情波也則本末次第歷然易辯矣苟事物來干我而以心應之不亦勞乎天下之事物無窮吾心之精神有限以有限對無窮吾心殆矣惟聖人以性受之則心不生而事物浮浮然不能入吾之靈府矣

賢愚真偽有識者有不識者彼雖有賢愚彼雖有真偽而謂之賢愚真偽者繫我之識知夫皆識所成故雖真者亦偽之

人之賢者可慕可重愚者不必慕不必重事



物之真者易留意而難忘事物之偽者不甚  
着意而易忘所以區別賢愚真偽者皆識情  
使然也苟知識情所使則雖賢者亦愚之真  
者亦偽之則變識為智而忘之矣

心感物不生心生情物交心不生物生識物尚  
非真何況於識識尚非真何況於情而彼妄人  
於至無中執以為有於至變中執以為常一情  
認之積為萬情萬情認之積為萬物物來無窮

我心有際故我之良心受制於情我之本情受  
制於物可使之去可使之來而彼去來初不在  
我造化役之固無休息殊不知天地雖大能役  
有形而不能役無形陰陽雖妙能役有氣而不  
能役無氣心之所之則氣從之氣之所之則形  
應之猶如太虛於一炁中變成萬物而彼一炁  
不名太虛我之一心能變為氣能變為形而我  
之心無氣無形知夫我之一心無氣無形則天

心水者可破矣



地陰陽不能役之郭本有於至無中變成炁

天地雖大陰陽雖妙能役有形氣者不能役

無形氣者而我之一心無形無氣天地陰陽

尚不能役而反受制於情受役於物何耶於

至無中執以為有於至變中執以為常因識

生情因情着物物來無窮造化無定使去使

來不得自在或者謂我之一心能變為氣能

變為形既為氣矣既為形矣役於五行拘於

陰陽盛衰往來初不在我造化役之安能自

由哉噫如繪塑師幻像鬼神自生怖畏殊不

知我之一心本同太虛太虛於一炁中變成

萬物而彼一炁不名太虛昧者直以一炁名

為太虛焉能逃天地陰陽之役哉

人之平日目忽見非常之物者皆精有所結而

使之然人之病日目忽見非常之物者皆心有

所歎而使之然苟知吾心能於無中示有則知

神之事信之  
信之則無大抵  
故耳如黃帝云  
運往使來可以



吾心能於有中示無但不信之自然不神或曰  
厥識既昏孰能不信我應之曰如捕蛇師心不  
怖蛇彼雖夢蛇而不怖畏故黃帝曰道無鬼神  
獨往獨來

瞪目發勞勞久精結故忽見非常之物與彼  
病目見空中花及第二月無以異也又有心  
有所歎忽見冤尤之形皆無中示有也既見  
矣孰能不信如捕蛇之師雖夢蛇不畏者習

慣如自然也昔有人居山習定而山精現恠  
異之形變化百種魔撓其人其人瞑目不視  
曰汝之伎倆有盡我之不聞不見無窮山精  
退不復見此即有中示無惟不信之自然不  
神也若夫即吾心中可作萬物而見嬰兒姪  
女青龍白虎等物者皆自我作之有無在我  
與忽見非常之物者異矣然聖人覩此猶且  
見如不見何哉黃帝不云乎道無鬼神獨往



獨來是也

我之思慮日變有使之者非我也命也苟知惟命外不見我內不見心

人之思慮日日不同莫之致而致也孰使之哉命也既曰命矣則由我乎不由我乎使我命在天則思慮不由我若我命在我則何思何慮故外不見我內不見心

譬如兩目能見天地萬物暫時回光一時不見

此章當連前章為一章謂人有思慮譬如兩目能見天地萬物若能回光反照則天地萬物一時不見是則何庸思慮哉但世人知此機者鮮矣

目視雕琢者明愈傷耳聞交響者聰愈傷心思玄妙者心愈傷

此章亦與上章意連謂目不能反照而視雕琢者明愈傷耳不能反聽而聞交響者聰愈



傷心不能無念而思玄妙者心愈傷三章相續其義始圓

勿以我心揆彼當以彼心揆彼知此說者可以周事可以行德可以貫道可以交人可以忘我若以我心揆彼則人之識見各各不同人我既分町畦斯判安能周事哉事且不周况交人乎况行德貫道乎惟以彼心揆彼此聖人無我之學也如是則何事不周何人不交何

德不行何道不貫哉

天下之理小不制而至於大大不制而至於不可制故能制一情者可以成德能忘一情者可以契道

天下之事無不起於小而至於大學者但知防患於微而不知制情於微能制一情可以成德能忘一情者謂情始萌即制伏之使不致於為惡故可成德忘一



情者情未萌也情既未萌則不待忘而忘之  
矣情忘心空故可契道也

關尹子文始真經

宋抱一子陳顯微註

明無如子汪廷訥校

六匕篇

匕者食也食者形也 凡十六章

世之人以我思異彼思彼思異我思分人我者  
殊不知夢中人亦我思異彼思彼思異我思孰  
為我孰為人世之人以我痛異彼痛彼痛異我



痛分人我者殊不知夢中人亦我痛異彼痛彼痛異我痛孰為我孰為人爪髮不痛手足不思亦我也豈可以思痛異之世之人以獨見者為夢同見者為覺殊不知精之所結亦有一人獨見於晝者神之所合亦有兩人同夢於夜者二者皆我精神孰為夢孰為覺世之人以暫見者為夢久見者為覺殊不知暫之所見者陰陽之炁久之所見者亦陰陽之炁二者皆我陰陽孰為夢孰為覺

昔人有不識我而求我者以色求之不得又以聲求之不得又於臭味覺意求之俱不得然後知我之為我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而橫執以為我者皆妄也安識所謂真我哉今夫世之人以能思能痛者為我以不能思不能痛者為非我兩失之矣能思能痛者果我乎我本無意無念思從何來是則妄



有緣塵於中積聚狃習為思非我真有是思也我本無相無體痛從何起是則妄有血氣於中假合觸覺為痛非我真有是痛也然則不能思不能痛者果非我乎爪髮不痛手足不思亦我也夢中之天地萬物不思夢中之人神鳥獸不痛亦我也豈可以人我異之世之人以獨見暫見者為夢以同見久見者為覺亦兩失之矣獨見暫見者果夢乎我本無

夢蓋因陰因夜因寐與識相緣而有是夢也我本無覺蓋因陽因晝因寤與見相緣而有是覺也然則同見久見者果非夢乎神之所合亦有兩人同夢於夜者陰陽結習亦有天地萬物久見於夢者豈可以覺夢異之人與我不異覺與夢不殊然後知遍虛空世界天地人物無一物非我之真無一物是我之已而已矣



好仁者多夢松柏桃李好義者多夢兵刀金鐵  
好禮者多夢簋簠籩豆好智者多夢江湖川澤  
好信者多夢山岳原野役於五行未有不然者  
然夢中或聞某事或思某事夢亦隨變五行不  
可拘聖人御物以心攝心以性則心同造化五  
行亦不可拘

世人不能逃陰陽五行者以心有所思而役  
於事物也傳曰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  
地之間又曰五賊在心施行乎天是則五賊  
生於陰陽而人之所思不着事即着物事物  
不出於五行所以為五賊所役而不能逃也  
是賊也在陽則為覺在陰則為夢在覺為事  
在夢為物如好仁者多夢松柏之類皆役於  
五行也雖役於五行而夢中忽聞別事忽思  
它事識見變遷則夢亦隨變五行亦不能拘  
知夢中之五行不能拘則若事若物皆可以



御而役之而不役於事物也不役於事物則  
陰陽五行烏能為寇為賊哉聖人御事物不  
以思而以心攝心不以念而以性此其所以  
心同造化而五行不可拘與

汝見蛇首人身者牛臂魚鱗者鬼形禽翼者汝  
勿恠此恠不及夢夢恠不及覺有耳有目有手  
有臂恠尤矣大言不能言大智不能思

天不言而日月運四時行天雖不言而日月  
運四時行乃大言矣聖人不思而得聖人雖  
不思而能得乃大智矣今有人見夫未嘗見  
者如蛇首人身之類必以為恠矣不思夫形  
寢神息之時忽有所夢天地人物從何而生  
從何而見世人習慣不以為恠細推詳研吾  
之精神本自清明寧一而化為是夢豈不甚  
可恠哉知夢為恠矣今觀我之形有耳有目  
有手有臂視聽動止比之夢中所見一一有



實豈不尤可恠耶况口之能言心之能思其  
為恠有不可勝言者矣或曰吾道與之貌天  
與之形雖具耳目手足反而思之不見其為  
有也如是則恠可去乎愚荅曰道甚麼或人  
再舉前問愚曰大言不能言大智不能思或  
者喏然而退

有人問於我曰爾族何氏何名何字何食何衣  
何友何僕何琴何書何古何今我時默然不對  
一字或人扣之不已我不得已而應之曰尚自  
不見我將何為我所

人有真我雖聖智未易自見也人惟不能自  
見故或以色求我或以音聲求我轉不可得  
而見矣况問我以氏族名字衣食友僕琴書  
古今哉宜乎聖人嘿然不對是不對也乃所  
以深對也或者不喻聖人之意而扣之不已  
夫扣之不已者疑乎信乎以為信耶彼之我



即我之彼也。彼之彼即我之我也。彼彼不能相我，則我我不能喻彼矣。以為疑耶？則我以不我對而不對，以我對我，以對非對，則以不對對，又何疑焉？而扣之不已。耶聖人於是自其妄見而喻之，謂彼以見見我，不以不見見我，我以見不見我，見我之處，不以不見見我，不見之所，乃應之曰：我尚不見我，將何為我所噫？是亦第二義矣。

形可分可合，可延可隱。一夫一婦可生二子，形可分一夫一婦二人成一子，形可合。食巨勝則壽，形可延。夜無月火人不見我，形可隱。以一炁生萬物，猶棄髮可換，所以分形。以一炁合萬物，猶破唇可補，所以合形。以神存炁，以炁存形，所以延形。合形於神，合神於無，所以隱形。汝欲知之乎？汝欲為之乎？

學道有三品：上品者以神為主，中品者以炁



為主下品者以形為主以神存炁以炁存形所以延形合形於神合神於无所以隱形二者雖有微妙之分然皆以神為主上品也以一炁生萬物以一炁合萬物如採祖炁服元炁閉胎息襲氣母之類皆以氣為主中品也食巨勝則壽無月火則隱如服食金石草木存意形中一處皆以形物為主下品也然三者之中至清者神至濁者形半清半濁者氣夫以至濁之形猶可合可分可延可隱而况於炁乎而况於神乎學者欲知之欲為之惟其志而已矣

無有一物不可見則無一物非吾之見無有一物不可聞則無一物非吾之聞五物可以養形無一物非吾之形五味可以養氣無一物非吾之氣是故吾之形氣天地萬物

五物可以養形五味可以養氣則天地之間



無一物非吾之形氣也至於無一物非吾之  
見無一物非吾之聞則聞與見果何物耶以  
為形可聞見乎則死屍胡不能聞見也以為  
氣可聞見乎則虛呵胡不能聞見也是則形  
氣之外別有物焉為之主張乎是維持乎是  
然則是物果安在哉經不云乎恍恍惚惚其  
中有物杳杳冥冥其中有精欲識是物精神  
是也然神無我也即天地萬物之色以見吾

神精無人也即天地萬物之聲以聞吾精是  
故吾之形氣天地萬物吾之精神萬物聲色  
耕夫習牛則獷獵夫習虎則勇漁夫習水則沉  
戰夫習馬則健萬物可為我我之一身內變蛟  
蚬外蒸蟲蚤瘕則龜魚瘦則鼠螳我可為萬物  
人之形本非我有習於物則與物俱化病與  
氣則與氣俱化昔人有繪虎入神化為虎者  
是習牛則獷之意也昔人有患瘤破之其中



皆蟲者是外烝變蛻蛔之類也習則與物俱  
化病則與氣俱化而世人執有其身妄認為  
已有者又豈悟夫天地之變形哉  
我之為我如灰中金而不若礦砂之金破礦得  
金淘砂得金揚灰終身無得金者

不知我無我而盡智求我者如揚灰求金終  
身不可得也知無我而不求我則如金藏於  
礦砂玉隱於石璞昔人以喻水中鹹味色裏

膠青畢竟是有不見其形可謂善喻矣

一蜂至微亦能游觀乎天地一鯨至微亦能放  
肆乎大海

蠢動含靈皆具是心皆具是道昔人謂焦冥  
蟲向蚊蟲眉睫上建立世界蓋以形觀之則  
有巨細之分以心論之則無小大之辯故一  
蜂可游觀天地一鯨可放肆大海豈可以形  
微而輕賤之哉



土偶之成也有貴有賤有士有女其質土其壞  
土人哉

人之遇人有貴賤男女之相而起愛惡尊卑  
之念者分別於識而不照於智也今遇土偶  
之人亦有貴賤男女之相而不起愛惡尊卑  
之念者知其質為土而有偽之之智也前章  
有言曰知夫皆識所成故雖真者亦偽之此  
變識為智之妙用也

目自觀目無色耳自聽耳無聲舌自嘗舌無味  
心自揆心無物衆人逐於外賢人執於內聖人  
皆偽之

目逐於色耳逐於聲舌逐於味心逐於物者  
衆人也目內視自觀耳反聽自聽舌收津自  
嘗心攝念自揆賢人也逐於外者固非執於  
內者亦妄先達有詩云雖然放下外塵勞內  
又縈心兩何異是以聖人皆偽之



我身五行之炁而五行之炁其性一物借如一  
所可以取水可以取火可以生木可以凝金可  
以變土其性含攝元無差殊故羽蟲盛者毛蟲  
不育毛蟲盛者鱗蟲不育知五行互用者可以  
忘我

人一身之中具五行之炁所主所應岐之則  
五其互相含攝元一性也如金鎔之得水擊  
之得火木絞之得水鑽之得火是也至於鳥

獸蟲魚莫不皆然比之人則有偏盛之稟爾  
偏於火者為羽偏於金者為毛偏於水者為  
鱗朱雀在南白虎在西之類是也偏盛於此  
則不育於彼是知人與萬物各具五行而五  
行之炁輪環互用回視我身皆五行之炁假  
合而成而昧者執有此身豈不惑哉知此說  
者可以忘我

枯龜無我能見大知磁石無我能見大力鐘鼓



無我能見大音舟車無我能見遠行故我一身  
雖有智有力有行有音未嘗有我

枯龜磁石鐘鼓舟車皆物也焉能有為乎所  
以見大知大力大音大行者物感之故也人  
於事物未形之時無思無為寂然何有一旦  
物感而動事激而發則智力言行見矣智力  
言行雖見實事物也於我何有哉故曰未嘗  
有我

蜮射影能斃我知夫無知者亦我則溥天之下  
我無不在

通天地之間一氣爾豈有無虛實能間之哉  
世人執六尺之軀以痒疴覺觸者為我之有  
且瓜與髮我之實有也何割之而不痛影非  
我之實有也何蜮射之而斃我世人見之於  
著不見之於微知乎此則知無知者亦我也  
故曰溥天之下我無不在

蜮音或含沙射人為害



心憶者猶忘飢。心忿者猶忘寒。心養者猶忘病。  
心激者猶忘痛。苟吸炁以養其和。孰能饑之存。  
神以滋其暖。孰能寒之。養五藏以五行則無傷。  
也。孰能病之。歸五藏於五行則無知也。孰能痛  
之。

人之饑寒病痛皆出於妄心。若夫心憶猶能  
忘飢之顛。是則以妄止妄之說也。苟知夫我  
之妄心皆出於五行而以五行勝之。則妄心

可以消釋矣。故吸炁以養和。則可以忘飢。存  
神以滋暖。可以忘寒。是則以金實土。以火勝  
水之術也。養五藏以五行。可以愈病。是則生  
尅補瀉之法也。歸五藏於五行。可以忘病。是  
則形氣無我之道也。若夫不吸炁而飽。不存  
神而暖。不養五藏以愈病。不歸五行以忘痛。  
非天下至精至通之士。其孰能與於此。  
人無以無知無為者為無我。雖有知有為。不害



其為無我譬如火也躁動不停未嘗有我

此篇逐章言形食而論無我之說詳矣聖人又慮學者執無我如木石故於卒章重發明無我之妙用以為譬如火也雖躁動不停未嘗有我若人達此妙用雖終日言行施為不害其為無我噫莊子所謂深知無心者矣

六七篇終

關尹子文始真經

宋抱一子陳顯微註

明無如子汪廷訥校

七釜篇

釜者化也

凡十三章

道本至無以事歸道者得之一息事本至有以道運事者周之百為得道之尊者可以輔世得道之獨者可以立我知道非時之所能拘者能



以一日為百年能以百年為一日知道非方之所能礙者能以一里為百里能以百里為一里知道無氣能運有氣者可以召風雨知道無形能變有形者可以易鳥獸得道之清者物莫能累身輕矣可以騎鳳鶴得道之渾者物莫能溺身實矣可以席蛟鯨有即無無即有知此道者可以制鬼神實即虛虛即實知此道者可以入金石上即下下即上知此道者可以侍星辰古即今今即古知此道者可以卜龜筮人即我我即人知此道者可以窺他人之肺肝物即我我即物知此道者可以成腹中之龍虎知象由心變以此觀心可以成女嬰知炁由心生以此吸神可以成爐冶以此勝物虎豹可伏以此同物水火可入惟有道之士能為之亦能能之而不為之

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孟子



曰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今天下之學者去聖  
逾遠望道而未之見覲其庶幾聖人者絕代  
無聞焉而况不可知之神故言神者例以孔  
子不語恠力亂神絕之故知道之士絕口不  
言至於生死之說亦秘而不傳矣且孔子果  
不言神乎果不言生死乎如曰知死生之說  
如曰陰陽不測之謂神鼓之舞之以盡神皆  
孔子之言也今聖人於七釜一篇備言變化

之道蓋釜者資水火以變物之器也後世學  
者觀之不驚其言者鮮矣或者指為異端偽  
書宜哉莊子有言曰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  
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惟形骸有聾  
瞽哉夫知亦有之其是之謂歟易不云乎天  
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即以事歸道者得之一  
息之理也以道運事者周之百為即能成天  
下之務一致而百慮也得道之尊獨者可以



輔世立我即輔相天地之宜聖人之大寶曰  
位也道非時之所能拘非方之所能礙即通  
乎晝夜之道而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之謂  
也可以召風雨侍星辰即風以散之雨以潤  
之可與佑神之謂也可以易鳥獸騎鳳鶴席  
蛟鯨制鬼神則精氣為物游魂為變知鬼神  
之情狀之謂也可以入金石即兌為金艮為  
石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成萬物之謂也可

以下龜筮即卜筮尚占受命如響之謂也學  
者能知乾坤一闔一闢謂之變則知坎離交  
遇水火相射山澤通氣雷風相搏之機然後  
知我之震兌即他人之肺肝能入震兌之神  
則可以窺他人之肺肝矣我之魂魄即龍虎  
之精英能凝魂魄之炁則可以化腹中之龍  
虎矣坎之中有嬰兒離之中有姤女能取坎  
中之實以點離中之虛則女嬰相見各現其



形是道也。因運神火照入坎中，驅逐陰中之陽，飛騰而上。至神火本位，遇陽中之陰，擒制交結，如金烏搦兔，磁石吸針，二炁紐結而生變化。或現女嬰之象，或呈龍虎之形，變化萬端，飛走不定，往來騰躍，不出鼎爐。當是時，則當鼓動巽風，助吾离火，猛烹極鍛，鍊成真丹。凝成至寶，是道也。其中有觀心吸神二用，皆助火候之力者。釋氏觀法，觀心似是而非。方士之服炁，嚙津，棄本逐末，安識運神火以觀真心，鼓巽風以吸真神之妙用哉！丹成之後，自然可以伏虎豹，可以入水火，是皆性命之秘間。有形於易書者，易不云乎：非天下至神至精，至變至通，其孰能與於此？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故曰：惟有道之士，能為之；聖人欲顯諸仁藏諸用，以盡內聖外王之道，故曰：亦能能之而不為之。



人之力有可以奪天地造化者如冬起雷夏造  
冰死屍能行枯木能華豆中攝鬼杯中釣魚畫  
門可開土鬼可語皆純炁所為故能化萬物今  
之情情不停亦炁所為而炁之為物有合有散  
我之所以行炁者本未嘗合亦未嘗散有合者  
生有散者死彼未嘗合未嘗散者無生無死客  
有去來郵常自若

列子問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  
之上而不慄何以至此闢尹荅曰是純炁之  
守也非智巧果敢之列夫人拘於形則不能  
變化若夫鍊形為炁使形盡化炁則聚成形  
散為炁矣故能化萬物今觀雲之變化則知  
炁之變化也且蜃之為物不靈於人而猶積  
氣之久可以化樓閣人物以為海市至於應  
化為鳩豹變為虎蠅化為蟬魚化為龍鳥獸  
蟲魚尚能奪天地之造化人反不若何耶以



六欲七情內賊其天真五行六塵外鑠其神  
氣雖間有知道者能制精葆神鍊形化炁而  
作輟不常十寒一曝求其純乎化炁雖億兆  
人中而求一人不可得矣是道也賢愚貴賤  
皆可為之其道不遠今之情情不停皆此物  
也蓋有非此物者存乎其中學者知乎此則  
知吾之所以行炁者知所以行炁則知所以  
鍊炁知所以鍊炁則知所以化炁成醇矣是  
寶也不隨炁合不隨炁散不逐形生不逐形  
死故曰客有去來郵常自若  
有誦呪者有事神者有墨字者有變指者皆可  
以役神御炁變化萬物惟不誠之人難於自信  
而易於信物故假此為之苟知惟誠有不待彼  
而然者

人之精神何所不至哉惟昧者不自知爾世  
有誦呪事神墨字變指之類人以為神靈蓋



信於物而不自信也殊不知彼之神者靈者皆我之至精至誠役之御之而能靈也化書云神猶母也氣猶子也以神召氣如母召子孰敢不至此亦役神御氣之道也苟知為我之精誠豈區區信於物也哉

人之一呼一吸日行四十萬里化可謂速矣惟聖人不存不變

天地之大不可以程度計今云一呼一吸日行四十萬里則人一晝一夜凡一萬三千五百息日行五千四百兆里為一周天昔人以表影長短驗日之行度遠近亦以世之尋丈為準既可以尋丈計則可以步里計矣愚妄以謂日行四十萬里豈得無竒是蓋總其大數爾若果有竒則恐滿五千五百兆里之數則與易之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合矣日月五星離合順逆聖人皆能測而為曆而昧者莫



不見莫能知也故陰符經云天下莫不見莫能知者是也夫速莫速於大化昔人謂揭天地以趨新負山嶽以舍故造化無斯頃不移也萬物無暫忽不變也山川日更矣而世人以為如昨時世日新矣而世人以為如故今交一臂而失之者皆在冥中去矣故向者之我非復今我今日之我非復故吾矣是則我與今俱往矣而昧者不知橫謂今日所遇可係而存安知一息之頃而大化已行四十萬里哉惟聖人不逆化而存亦不順化而變故曰不存不變十萬為億十億為兆青鸞子千歲而千歲化桃子五仕而心五化聖人賓事去物豈不欲建立於世哉有形數者懼化之不可知也

有形有數者必化在聖人不欲苟免也何則既謂之形必有數焉非我所有也天地之委



文女真系  
蛻也天地且不能停化而形豈能違化哉雖  
然聖人假衆物以游世對五行以寓形應萬  
事不敢為天下先故不為主而為賓也御萬  
物而不為萬物所役故立於獨而無待也為  
賓則如寄謂來去自如爾無待則無耦謂存  
亡不二爾如是則若形若數豈能拘哉而聖  
人猶不欲久立於世者視此形軀為吾大患  
懼化之不可知也青鸞子古之得道之士也  
住世千歲而千歲化即此意也若夫桃子五  
仕而心五化者如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意同

萬物變遷雖互隱見炁一而已惟聖人知一而  
不化

此章意連上章謂有形之物雖互隱見而一  
炁在天地間未嘗化也一炁猶且不化况吾  
之非炁者乎何謂非炁炁之所自生者前篇



已詳述之矣聖人此章明吾之真靈若寓於形則雖千年亦化寓於炁則一而不化也

爪之生髮之長榮衛之行無頃刻止衆人皆一作

能見之於著不能見之於微郭本於此有賢人見之於微而不能

任化惟聖人任化所以不化十二字

衆人徒見天地日月化行之速比著而易見

者也而不知吾之榮衛晝夜之間行陰二十

五度行陽二十五度凡一萬三千五百息脉

絡之循環運轉無頃刻止故爪之生髮之長

無暫忽停此微而難見者也孰能逃之哉惟

聖人不存不變任彼自化所以無化

室中有常見聞矣既而之門之鄰之里之黨既

而之郊之山之川見聞各異好惡隨之和競從

之得失成之是以聖人動止有戒

聖人之聞見未嘗異於衆人衆人之聞見隨

處變異而生好惡和競得失之心使聖人異



於衆人而隨處不生好惡和競得失之心則  
有心矣有我矣此賢人不動心之學望聖人  
而未至者也若夫聖人則出門同人隨人好  
惡從人和競成人得失如老子之人號亦號  
人笑亦笑孔子之耳順從心列子從師三年  
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從師五年心  
更言是非口更言利害此皆聖人不異衆人  
衆人不異聖人之說也何嘗以聞見自異哉  
聖人之所謹者不妄出戶庭而無咎不妄同  
人於莽而弗克攻不妄同人於郊而志未得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特以動止為戒而已矣  
譬如大海變化億萬蛟魚水一而已我之與物  
翦然蔚然在大化中性一而已知夫性一者無  
人無我無死無生

昔人有言曰魚龍不知水為命猶人在空中  
不識空我之與物林然在大化之中性一而



已猶蛟魚生於大海之中水一而已知大海  
為一水則蛟魚相忘矣知太虛為一性則及  
我相忘矣何者為死何者為生

天下之理是或化為非非或化為是恩或化為  
讎讐或化為恩是以聖人居常慮變

天下無有不變之事亦無有不變之理聖狂  
之相去奚啻天淵生死之不齊奚啻冰炭而  
聖罔念則化作狂狂克念則化作聖生極則

化為殺殺極則化為生而况是非恩讎之間  
疑似反覆豈不易變哉昧者執其自是如山  
之不可移恃其有恩如海之流不竭未幾是  
化為非恩化為讎而前日自是之我山俄而  
化為衆非之海恃恩之人海俄而化為積怨  
之山如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不期變而變也  
吁可畏哉聖人不執是不辯非不恃恩不念  
讎平我山夷人海居天下之常慮事物之變



未嘗先人而嘗隨人其要無咎而已矣  
人之少也當佩乎父兄之教人之壯也當達乎  
朋友之箴人之老也當警乎少壯之說萬化雖  
移不能厄我

人之處世未免有立身行己應事接物之為  
苟有我而自用則一動之頃吾凶悔吝隨之  
惟有一吉之利而凶悔吝三者厄我矣惟聖  
人捨己從人當少時即佩父母之教及其壯  
也達乎朋友之箴至於老也警其少壯之說  
是則自少至老未嘗有我萬化雖移安能厄  
我哉

天下之理輕者易化重者難化譬如風雲須臾  
變滅金玉之性歷久不渝人之輕明者能與造  
化俱化而不留殆有未嘗化者存

輕者人之魂也明者人之神也魂為水所以  
輕也神為火所以明也日出於卯而魂旺日



中於午而神旺日晡於申而魂絕日沒於亥  
而神絕是則一日之間而吾之魂神與造化  
俱化而不留矣惟精與魄重而且暗可以歷  
久故能胎魂胎神至於來日輕明魂神復自  
精魄因明因寤而復生復旺矣是則輕而明者  
假重而暗者為之母也使魂神絕於申亥之間  
而精魄壞而不存則來日之魂神無自而生  
矣知道之士知乎此故鍊精鍊魄為金為玉  
使歷久不渝則吾之魂神可以永久乘負得  
其所託而長生矣參同契吉人相乘負安穩  
可長生是則鍊精魄為金玉則吾身為大吉  
之身而乘負吾之魂神矣以太一火符脩  
鍊金丹只鍊二物者鍊精與魄也并土為三  
物爾參同契謂其木三遂不入火二與之俱者  
木三之魂與火二之神不須鍛鍊不入爐鼎  
而在爐鼎之外周天運火者乃神與魂也魂



三神二合之成五所以能周天運火而不昧  
精水之一與魄金之四亦合之成五所以能  
化金液以成丹如是四物俱能成五者實假  
中宮土五以成變化張悟真謂只緣彼此懷  
真土遂使金丹有返還者此也又曰東三南  
二同成五此一西方四共之戊己自居本生  
位三家相見結嬰兒知此理然後知吾身殆  
有未嘗化者存

二幼相好及其壯也相遇則不相識二壯相好  
及其老也相遇則不相識如雀鴿鷹鳩之化無  
昔無今

人之形體亦天地間一物爾無頃刻不與造  
化俱化者也幼時顏貌至壯則異壯時顏貌  
至老則殊如雀鴿鷹鳩隨四時陰陽之氣變  
化形體不得自如也安有今昔之同哉然則  
吾之形容與今俱往矣與物俱化矣可不覺



乎

七釜篇終





